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影印

禮
拜
六

第一册

中華圖書公司



1914

悚

禮

拜

六

第

十

THE SATURDAY
NO. 11

新 劇 叢 刊

3 版 出

歐州演劇每一名著新劇出必先
 於數禮拜之前將其劇本登諸報
 或專刊印刷品以傳于世使觀者
 於劇中人物情景及其事實之
 深印於腦際熟于胸中且企慕之
 至渴然後劇場中人始取而演之
 一日登場必動全國是知劇之聲
 譽與觀劇者之感全賴印刷品以
 介紹之溝通之此新劇所以不
 可現作也本編之新劇所以每
 擇先其最著名之新劇先編入
 劇說明凡劇中人物佈景情劇
 之悉靡遺並加諸新劇者不
 精圖十數張以助讀者之興味
 新劇與研究新劇者不可不備
 也內容格外交富全書二百數十
 頁祇售大洋四角

(本編劇目如下)

海●肉券●家庭●空谷蘭●恨
 甫●社會鐘●梅花落●馬介

是編向蒙譯界諸
 君子推許稱爲華
 英字書中最精當
 完全之本且係深
 通華文之泰西著
 名文學家所輯故
 其音切誼解之處
 均較他種英文字
 典爲精確以是風
 行幾遍全球凡中
 西人士無不譯奉
 此書爲指南之針
 也每部精裝二冊
 定價二元



禮拜六第十一期小說目錄

霧中人面.....瘦鷓

黑室鴛鴦.....天生寄廬

好男兒.....劍秋

此中人語.....指嚴

私塾.....潛時

阿木林.....馬二先生

天半笙歌.....海虞天憤

齊宣王問爹.....慕夸

閨中人語.....是龍

可憐儂.....林寧華魂

倍倍艷史.....南邨

香草美人.....小蝶

翻着些兒麻上來..... 雙 燕



蘇其六教十一世小姑自編

小說
霧中人

(瘦鵝譯)

一年吾搭著輪船「華拉」從紐約駛到利物浦去。搭客中有一位譚亞夫人，出落得着實美麗。那吹彈得破的玉鑿彷彿是玫瑰花，兩個蔚藍色的星眸好似毋忘儂花所馭的。他雖是生得傾國傾城，却是多愁多病。起先原爲了有病纔出來旅行，不道病魔喜親玉人，薈澤戀戀不捨，路上又生起熱病來。這一場病十分利害，過了幾個禮拜，方始漸漸痊可。正在這當兒，驀地裏有一個消息傳來，送入夫人耳中，說他最親愛的丈夫犯了謀殺案了。夫人雖明知他丈夫斷不會做這勾當，然而人言藉藉，不信又不得不信，不覺歎了一口氣。那謀殺案出在柏恩希司，一時很動人聽聞。不上幾天到處都已知道被害者名兒喚做哈洛爾，惠爾莫脫，住在約克府一塊荒寒的澤地。柏恩希司邊上一所屋中雖是小小兒的，沒有幾間，却也幽雅宜人。屋中並沒旁的人，除了他自己外，單有一個下人。每天更有一個婦人朝來夜去，替他預備食物料理一切瑣事。那「華拉」出發的幾禮拜前，惠爾莫脫的下人爲了父親棄世，請假回去，惠爾莫脫便踽踽涼涼獨自一人住在屋中。那時就盛傳他和住在澤地他端的一個人喚做華爾透譚亞的有齟齬的事。他們兩個原是同學，從前在一個書院裏讀書，彼此的交情似冷似熱，似深似淺。一百分中大約在五十分左右，他們的性格原大不相同。

惠爾莫脫陰險聰明天生一副伶俐齒牙譚亞豪爽穎慧天生一副坦白心腸兩人却都是多情種子不約而同的戀了一個又美麗又溫柔的女郎密麗生卡露女郎一雙慧眼早已瞧得親切那一個配做他的如意郎君便立了一個決心一夜在跳舞會裏兩人都向他求婚他竟拒絕了那富的哈洛爾惠爾莫脫允許了那窮的華爾透譚亞惠爾莫脫經這情場一蹶如何攔得下去外面雖裝着若無其事心裏早恨得牙癢癢地決意要報這不共戴天的大仇使那譚亞享不了那柔鄉飽福纔肯罷休有一回兩下裏偶然相遇又鬧了起來譚亞說惠爾莫脫是個卑賤的惡徒不齒於人類惠爾莫脫聽了只是微笑兩個眸子裏却現着兇惡堅決之色密麗生知道兩人意見很深想從中調停言歸於好在兩個深坑上架起橋來後來見沒有效驗也只得聽他們了惠爾莫脫本是一個富家子平日不做甚麼事游手好閒過他的日子譚亞却在一家廠裏充書記做事勤敏頗受信用前途大有飛黃騰達之勢一天廠主和他說股東們要實行減政主義把他辭歇不道第二天就有人來接手後來譚亞纔知道這一回的事實是惠爾莫脫從中撿撥所致不久雖又得了一個職司但是入款不及從前豐富入不敷出一對多情夫婦幾有牛衣對泣之勢加着密麗生又紅蜻蜓似的弱不禁風時時多病須得出去換換空氣無奈沒有錢可也沒有法兒想幸而來了一個好機

會原來他有一個閩友是個富家寡婦。想要環遊地球。願意帶他一同去。譚亞同着他愛妻在一塊兒。直好似魚兒在水裏。如今忽地要做個勞燕分飛。如何捨得。只是醫生們說。夫人必須出遊於病體上。大有關係。譚亞不得已。只得鐵打了心腸。放他去。去密麗生愛他。丈夫直同生命原也。一百個不願意離開他。去後他免不得寂寞。怎麼捱這無聊的光陰。但是經不得他丈夫和醫生們頻番相勸。沒奈何就答應了。船兒出發後。一路向東而行。經過印度和日本。到喀利福尼亞和紐約。譚亞塊然寂處。顧影淒涼。一天忽而探得那惠爾莫脫又在那裏設法搖動他的新職司。已有些兒頭緒了。譚亞怒氣填膺。不能再耐這天晚餐。後便大踏步向那惠爾莫脫的小屋去。到了那邊。那個婦人出來開門。說密司脫惠爾莫脫正在裏邊。只是晚餐後不見客了。譚亞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橫衝直撞的跑了進去。停了一會。那婦人取咖啡到餐室裏去。只見兩人對坐在火爐之前。譚亞滿臉現着憤怒之狀。那婦人回到廚房裏。披了外衣。戴了帽兒。把後門鎖了。預備走前門回去。剛走到客廳中。聽得他們倆口角的聲音。譚亞大呼道。你這惡賊奴。你若是故故和吾做對頭。將來總有一天叫你死在吾手裏。那時正在晚上九點鐘時候。第二天早上八點鐘。那婦人照常到來。先進廚房生了火。然後入餐室開窗。不道剛跨進門去。腳兒絆在一件東西上。幾何跌了下去。低頭一瞧。却見一個人躺在

地。上。一。壁。呻。吟。一。壁。在。那。裏。動。婦。人。大。呼。一。聲。忙。去。開。了。窗。放。進。日。光。來。不。瞧。則。已。一。瞧。頭。髮。根。豎。起。只。見。那。密。司。脫。譚。亞。正。躺。在。門。裏。邊。不。住。的。呻。吟。着。右。手。握。着。一。根。挺。大。的。鋼。火。棒。上。邊。還。黏。着。血。和。頭。髮。火。爐。前。的。氈。上。又。躺。着。一。人。面。目。糜。爛。叫。人。無。從。辨。識。只。瞧。了。他。的。衣。服。知。道。是。主。人。婦。人。驚。悸。亡。魂。忙。去。報。了。警。察。警。察。們。到。時。譚。亞。已。復。了。知。覺。那。婦。人。便。把。昨。夜。所。見。所。聞。陳。述。了。一。遍。當。下。裏。譚。亞。就。被。警。察。們。捉。將。官。裏。去。一。場。審。過。立。定。死。罪。那。罪。狀。上。說。他。先。和。死。者。口。角。會。有。將。來。總。有。一。天。叫。你。死。在。吾。手。裏。的。話。一。時。怒。氣。填。膈。便。舉。起。那。火。棒。來。向。死。者。猛。擊。死。者。面。目。糜。爛。足。見。他。用。力。之。猛。接。着。他。就。想。溜。之。乎。也。事。有。湊。巧。恰。好。絆。在。火。爐。前。的。氈。上。失。足。跌。在。地。下。頭。兒。撞。了。甚。麼。堅。硬。的。東。西。暈。將。過。去。直。至。警。察。到。時。方。始。蘇。醒。鐵。案。如。山。還。有。甚。麼。話。說。譚。亞。力。自。辨。護。說。他。確。會。和。死。者。口。角。但。是。並。不。用。武。停。了。一。刻。幕。地。裏。聽。得。外。邊。澤。地。上。有。呼。喊。之。聲。便。一。同。趕。將。出。去。趕。到。門。前。不。知。道。爲。甚。麼。斗。的。跌。在。地。上。不。省。人。事。直。等。到。早。上。那。女。管。家。來。時。方。纔。回。復。知。覺。在。於。那。人。怎。麼。死。的。一。概。都。不。知。道。無。奈。他。這。一。番。話。人。家。沒。一。個。信。他。只。得。硬。着。頭。皮。等。死。期。了。密。司。脫。譚。亞。聽。得。了。這。惡。消。息。還。有。甚。麼。心。緒。去。旅。行。卽。忙。趕。回。來。那。時。他。在。船。上。熬。是。可。憐。整。日。價。不。言。不。語。不。哭。不。笑。兩。眼。直。視。着。前。邊。一。動。都。不。動。彷彿。心。碎。的。樣。子。有。時。在。甲。板。

上也只呆呆的坐在壁角裏。吾若者自稱便上去和他講話。想趁此安慰安慰他。密昔司譚亞把兩個巨眼注着吾。說道：「那些官中人怎麼如此不解事？吾丈夫是何等人？如何會殺人？那是萬萬沒有的事。那是萬萬沒有的事。吾只安慰了他幾句。喚他不悲傷。將來自有水落石出之日。吾們一路回去。兩天中天氣很好。第三天上有些兒迷霧。那知道霧漸漸加密起來。船兒非常危險。彷彿包在一件白白的大衣裏。密不通風。好不難受。海裏邊便時有起火沈船的事。鬼哭神號。鬧得不可開交。大霧迷漫了好幾天。好幾夜。不但目不能見。并且耳不能聽。着實難過。幸而一天午時。霧慢慢兒的捲開去了。船上搭客們都大喜過望。在甲板上翹首望天。連那淚枯心碎的密昔司譚亞也微現一絲喜容。大家正在眺望的當兒。忽見遠處有一條黑線。似乎是一艘六十噸的氣船。開足了機。向這一邊疾駛而來。這「華拉」船上忙喊轉舵轉舵。不一會那來的船便安然而過。這時大霧初過。淡淡的光從雲中漏將出來。大家猛可裏聽得甲板上。一個婦人的呼聲。破空而起。道：「呀！他在那邊！他在那邊！人家說被吾丈夫所謀殺的人在那邊！大家聽了。都不知就裏。只見那密昔司譚亞發狂似的。趕去見船長。說道：「快停止那船！快停止那船！那人並沒有死。好好兒活着人家。却說吾丈夫謀殺他。不日便要處死。船主請你快停止那船。此時還有一些兒微霧。沒有散盡。那船已駛入霧中。而去密昔

司譚亞竟長馮船長之前求他設法一面說道。吾並沒誤認那惡很很的面龐兇暴的眼兒帶着冷笑樣子的嘴唇。明明是那人。明明是哈洛爾惠爾莫脫。斷乎沒有錯的。只是他却沒有瞧見那船的名兒。有一個船員說是「歐爾王」那黑色的船身上。漆着白色的字。瞧去甚是分明。無奈已駛了個不知所往。追也來不及。那船主原是個很仁慈的人。見這密昔司譚亞怪可憐的。便立刻通電到英美各埠頭去喚他們留意。歐爾王汽船又說明了。那惠爾莫脫的容貌體態。俾便截留。吾們到了利物浦。忽忽多日。華爾透譚亞就刑之期。一天一天的近了。可憐密昔司譚亞憑着他滿腔熱血一顆赤心。不辭手胼足胝。舌敝唇焦。想救他的丈夫。今日晉謁大員。明天拜訪法官。一面又上書國王。奔走號呼。設法把那處刑之期延宕下去。後來竟被他運動到了國王旁邊的秘書官。許他翻案。把哈洛爾惠爾莫脫的尸骸開棺相驗。驗尸時他自然也在場。一見了那尸骸。就大呼道。這並不是惠爾莫脫的本身。這並不是惠爾莫脫的本身。你們不見那手麼。惠爾莫脫的手是瘦長的。右手的小指略曲。如今這手却又粗又笨。右手小指也一些兒不曲。明明不是他。本身從前許多人都堅說是惠爾莫脫。本身的如今細細一瞧。也不覺疑惑起來。秘書官知道此中定有隱情。就下一個命令。把華爾透譚亞暫緩處刑。重行偵查。一時大家都咄咄稱怪。想那人豈不是哈洛爾惠爾莫脫到底是

誰呢。身上怎麼穿着惠爾莫脫的衣服。又怎麼在惠爾莫脫屋中發見。這可不是不可思議麼。虧得不上幾天。那哈洛爾惠爾莫脫已經捕獲。解回英倫。於是這不可思議的謀殺案。從此大白。惠爾莫脫見隱諱也沒用。便直直截截的供了出來。原來那夜他和譚亞正在口角的時候。猛聽得澤地上起了一種悲慘的呼聲。兩人都跑出去。瞧是甚事。譚亞斗的絆了火爐前的地氈。重重的跌在地上。失了知覺。他却置之不顧。自管跑將出去。只見一個人影像飛鳥般一瞥而過。地下躺着一人一動都不動。低頭一瞧。見面目已經糜爛。似乎被鐵棒猛擊了幾下。瞧那身材的長短。肥瘦和他不相上下。於是計上心來。借此以報宿仇。拖了那尸骸回到屋中。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和一切附屬品。和那人交換。又把那兇器塞在譚亞手中。這殺人之罪。就穩穩卸在譚亞身上。不論醒回來不醒回來。總蒙着嫌疑。他一面即忙收拾。拾金錢要物。穿了那死人衣服。人不知鬼不覺的悄然而去。究竟做了這忍心事。心裏也懷着鬼胎。到處怕被人察破。廬山真面目。日夜輾轉不安。不久就改了安特路。彼得的假名。乘那「歐爾王」汽船。潛離英倫。幸而人家沒一個瞧出他是哈洛爾惠爾莫脫來。直至霧散時。冤家狹路相逢。這一個面龐。偏偏進了密麗生的眼兒。買禍不成。自受其禍。可也是天數了。當下宮中就無辜的華爾透。譚亞釋放。重懲惠爾莫脫。那一對多情夫婦。從此益發多情。兩下裏

的情絲天長地久永永固結不解

小說事 黑室鴛鴦

(天生奇塵)

墨雲四佈雷電交集紐約郊外馬車一輛輪轆蹄得得時正疾馳於途車內坐夫婦二人適在教堂行結婚禮畢現方往賃寓去也

新郎握新婦手探首問御者曰將至乎對曰未也尚有半里許新郎復問曰大雨前尚能抵乎對曰余亦不知也

猝然電光一閃屋舍倏現於眼前新郎瞥見精舍三楹列於其間乃大悅告慰新婦曰近矣

不料車衝石塔竟折其輪二人知不可再乘遂將車資付訖携手步行御者亦道歉而去

時烏雲更密雖咫尺間亦不能辨甫及門大雨傾盆下新郎急急出鑰匙摸鎖穴啓肩入纔度檻狂

風復怒來手未鬆鑰戶已砰然闔矣

室內洞黑如漆新婦大怖屢呼乾克乾克則不應但聞窗外呼呼者風聲浙浙者雨聲聲入耳俄

而它光閃耀全室豁然新婦方見新郎正匍匐地上暗中摸索遂大怒曰何物湯姆竟以此鬼窟借

我儕作合登所乎余心惶惶不願居此

新郎慰曰有余在毋恐言次出火柴燃煤汽燈燈不亮再四燃之終如前大奇之忽聞新婦聲顫顫然又大呼曰乾克此何聲耶

新郎細聽之果於室隅有瑟瑟者作響倏起倏止不覺訝曰此何物耶新郎附其耳低聲曰若鳥窠之翕張聲

時外間雨點稍稀雷電亦止新婦喘喘曰此間不可以久留余欲行矣

新郎勸曰外面雨未停點且黑暗莫辨方向不可造次

新婦曰余有雨衣在速偕我行

新郎復慰如前曰此或蝙蝠聲勿懼俟余察之

新婦不理竟悻悻然啓戶自去新郎末法乃加鍵從之

行將半味忽聞前途馳驅聲趨之果馬車也即駕之赴車站時末班火車正將開赴紐約忽登甫

入座機聲軋軋車已行矣既抵即就旅館宿焉時雷電又作大雨如注二人復私慶幸免於途也

翌晨天初明乾克即起身憤憤然赴其表兄湯姆處將與其問罪之師湯姆見之愕然曰清早來此

何幹

乾克叱之曰：余非鍾馗，不能為汝捉鬼。故乘末班火車歸也。

湯姆曰：咳！其煤汽燈之不得開乎？余室內燈之總鍵，余每出必去之，免洩氣。余固忘以告汝，然會假

電話語汝，何汝不之答也。

乾克正色對曰：休糊說任汝雌黃，余終不信。

湯姆曰：然則汝聞鈴聲乎？

乾克曰：未也。惟聞細聲瑟瑟，疑是魍魎作祟耳。

湯姆頓足曰：是已。余常恐電話之被人竊聽，故將其裝諸室後臥房。又恐其鈴聲或驚醒睡夢，故將

紙團塞其中，故雖響亦不震也。

乾克乃領首笑曰：我儕初以為蝙蝠，余本尚欲加察，惜海琳不余從此亦佳話也。容當告之。

時則一童子持信入，湯姆亟剖讀之，愀然顧乾克曰：若閱此。

乾克誦畢，目炯炯曰：汝屋果遭雷擊耶？余不信，竟有此巧事也。

湯姆曰：爾等以何時離屋者？對曰：九時許。湯姆曰：擊時即在十時，死生間相差只一句鐘，已幸甚，幸甚。

甚。

乾克笑曰。然則汝知何物救我。儕之命乎。湯姆聳肩曰。此則未知。乾克曰。即汝蝙蝠叫也。

(不受酬)

俠情 小說 好男兒

(劍秋)

夕陽如血。射玻璃窗幕而入。室中陰森之氣。為之一展。斯時也。乃有一少年軍官。側其首。僵臥於雪。色之褥上。血濡濡自肋旁下。噙其齒。不作一呻吟語。旁坐一女子。作看護婦裝束。一手撫創口。一手以白絲巾拭去肋旁之血。且拭且微歎。復時時以首貼少年之面。詢其痛楚狀。少年微搖其首。不答。俄聞槍聲歷歷。起自東北。忽遠忽近。少年乃張目問曰。我軍登山矣乎。女子答曰。登山久矣。我軍且追奔逐北也。君其毋慮。少年乃靦然微笑。

此何地。紅十字會之戰地病院也。少年為誰。著者乃不得不追述其歷史矣。少年姓傅。亞俠其字。越郡良家子。畢業於優級師範。慷慨負奇氣。學問行誼。卓絕時輩。旁坐之女子。則女界中盛名鼎鼎之朱婉娘也。二人少同里長同學。及後。又同肄業於上海。年既相若。學業性情又相等。課餘及星期日。時時携手同游。蓋各以未婚夫婦相視矣。既畢業。兩家父母以二人之才貌。乃天生嘉耦。萬無舍此。而別締良緣之理。於是各遣冰上人。正式訂婚一段。美滿姻緣。從茲成就。二人之喜可知矣。

婉娘無兄弟。其父母以僅此一女。不忍遣嫁。故亞俠乃入贅焉。成婚後。二人相得甚。鴛鴦游。水。翡翠翔。赤霄未足彷彿萬一也。亞俠喜吟咏。尤善讀唐人塞上諸作。謂男子當為甘英傅介子。女能老死於三寸毛錐中。與秋草同腐。耶。一夕。二人方於燈下讀。至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句。亞俠忽正色謂婉娘曰。使我他日戰死。卿當何如。婉娘曰。君非軍人。寧有茲事。亞俠曰。否。方今國勢衰弱。內憂外患。相率迭起。默計數年之內。必有六亂。屆時。吾輩當投筆而起。為祖國犧牲性命。卿其許我乎。亞俠言時。意氣勃勃。若即日負劍從軍者。婉娘笑曰。君能如此。有何不許。爾時當為君祈戰。……亞俠拊掌曰。戰死榮譽也。何諱言之有。婉娘乃一笑而罷。

明年亞俠以友人招。在滬上某校教席。婉娘則於家中設一女校。集女生數十。以破岑寂。遇星期六。亞俠輒歸家一宿。一叙六日來之契闊。蓋滬杭雖相去遠。快車僅半日可達。往返固甚便也。一日亞俠自滬歸。匆匆入門。手報紙一束。謂婉娘曰。吾黨已舉義於廣東矣。電音簡略。成敗不可必。然張督已遁。抵抗者已無能力。吾輩當預備響應。恢復祖國。在此一舉。時哉勿可失也。言次喜躍不已。婉娘曰。張督雖遁。尙有水師提督在事。固未可料也。亞俠默然。翌晨復購報紙閱之。讀未竟。遽怒擲於地。願謂婉娘曰。果不出卿所料。婉娘問何如。亞俠憤憤曰。敗矣。復有何望。因自地上拾起。指謂婉娘曰。